

分・幣

(廢青學渣係用分數換生命嘅世界 成功逆襲)

作者: 蘑菇有毒

脈·翰

「中文科我給你五分，西史科你給我二十分，成交嗎？」

「五分換二十分？你太過份了吧！」他繼續埋頭苦幹，頭也不抬地回應。

「西史科和中文科的比重差這麼多，五分換二十分算便宜你了吧！」我不服氣地反駁。

「好吧好吧，希望快點默書，聽說鄰班已經有一個人捱不住了。走開走開，別礙手礙腳。」他嘆氣，依然低頭，揮了揮手讓我走開。

「沒事的。」我喃喃自語，拿着試卷的手卻不住發抖。

放學後，我連忙跑去地下的兌換機。

「一分鐘！一分鐘！讓給我！讓給我！」一個人影衝了過來，推開我焦急地按着兌換機。

「感謝大俠！」幸好趕上了，他用手背擦了擦額上的汗珠，嬉皮笑臉地向我拱手鞠躬。

我看着顯示着他帳戶餘額的屏幕——15小時。

為什麼他還能笑出來？

我時日無多了，只剩四天，只能把我所有希望寄託在默書上。

我早早起床，把功課和書本檢查了第三次，把《論君子》滾瓜爛熟地背在紙上，每一個筆劃，每一個標點符號，我都寫得和書本一模一樣，全對，但我還是放不下心。

千萬不要有任何差池。我默默祈禱。

腳步聲傳來，我膽戰心驚地看着磨砂玻璃窗上逐步逼近的人影。

「班長派默書簿，時間十五分鐘。」她機械式地說，臉上沒有絲毫表情。

我的肚絞痛着，坐立不安，顫抖的筆尖就紙上留下黑色的痕跡。

子曰：「志……」

「志士」還是「志仕」？

我的腦海忽然一片空白，太陽穴不斷跳動着，滾燙的血液湧上頭，冰冷僵硬的手再也握不着筆，跌落在地上滾了出去，面前只有模糊的影子，我晃了晃頭強逼自己冷靜下來。

寫下去！錯一個字沒什麼大不了！

我只看到白茫茫的一片，彎腰伸手在地上摸索，終於抓到自己的筆。

子曰：「志__仁人，無求生以害仁，有殺身以成仁。」(《衛靈公》第十五)

我還未來得及決定要寫「士」還是「仕」，計時器便響了。

坐在前面的同學一下子把我的練習簿抽走傳出去。

我看着默書簿被交出去，眼睜睜看着自己渺茫的希望不斷遠離……

錢·屠

95/100

值得慶賀嗎？

這個分數不差，能換36個小時，如果有滿分的話就有72小時。

區區那個「1」就讓我喪失了一半應有的時間。

明明已經這麼努力了.....

早點解脫不是更好嗎？

我灰心冷意，但還是走去排隊兌分。當世界各地都在宣揚人權，為什麼他們可以眼睜睜地看着人因沒有時間在他們臉前死去，卻不伸出援手，好像「學渣」根本不配生存。甚至連他們的父母也不傷心，一切都是理所當然。歷史教科書上，對這個制度只有推崇，沒有貶低。

它是我們社會的教星，是根治風會好逸惡勞的良方，這個制度帶給我們的是文明和進步，是光明的未來，是人類的福祉。

這個想法從小植入腦中，比太陽由東邊升起更不能質疑，到現在已經根深蒂固。政治學家奧霍在二百年前首次提出這個貨幣制度，他的論點是沒有價值的人根本不應在地球生存，浪費資源，尤其是人類長生不老，使用的資源有增無減，如果不減少無用的人口，最終什麼都不剩。

當時這個方案根本無人支持，所有人一笑置之。

一百年後，地球上可用的資源真的所剩無幾，幾大國家爭先恐後研發新資源的同時，這個制度不知怎樣又被重提。

一時之間，社會分裂成兩派。

一派上流社會人士支持沿用這種新貨幣。

一派基層人士反對。

地位懸殊，大勢所趨，三年後，美國率先採用這個制度，引發恐荒和大批移民潮，推行得不理想，但政府還是穩穩地壓下來，漸漸地，這個新政度推向全球。

我不是不想努力，我只是不想無完無了的拚博，活於恐懼之中，被分數支配，連一絲喘息的時間也沒有。

拚上的不是什麼升級留級，不是高薪厚職的工作，而是生命，無法逆轉的生死，沒有人敢兒戲對待。

憾・陷

我走投無路了——11小時，連半天也不夠。

時間一分一秒地流逝，說好今天派小測的老師突然缺席。

我這樣的「月光族」只要有一事不在意料之中，生命便危在旦夕。

我死了，恐怕這個世上連一個記得我的人也沒有。

我雖然常厭世地聲稱想死，但死到臨頭，我發現自己並不甘心。

不甘心做有錢人的替死鬼，不甘心因為老師忽然請病假而死。

我不想死。

至少我嘗試過，不會留有遺憾。

至少我是因自己而死。

「你在做什麼。」他突然出現在課室門口，以完全沒有疑問的語氣說。

「既然你知道，為什麼要問。」我以同樣的語氣回敬他。

「我會舉報你。」他慢慢走近，把我逼在死角之中。

「請便。」我站前了一步，鼻尖差點要碰到他，然後我做了個「請」的手勢。

「除非你答應我一件事。」他把插在接收器的USB拔了出來，放進他自己的褸袋。

我沒有理會他，手掌向上地向伸手。

「還給我。」我冷淡地要求。

他冷笑了一下，搖搖頭。

「還、給、我。」我一字一頓地說，直視着他那充滿笑意的眼睛。

「跟你賭一盤，你贏了的話，我送你五元。」他掏出一個硬幣。

他把玩着硬幣，上面鋪了層綠鏽。

「漂亮吧。公是英女皇頭像的現在已經幾乎絕跡。」他沾沾自喜地說，把硬幣放在我掌上。

「哪來的？」在這個年代，現金已經成為古董，不要說印有英女皇頭像，縱是印有洋紫荊的硬幣也非常值錢。

「秘密。」他彎着眼眉說，把食指放在唇上。

硬幣被他捂熱了，很暖。

「輸了呢？」我放下手，低着頭用食指在描繪硬幣的紋理。

「輸了，你加入我們。」

「加入什麼？」我被硬幣分了心，漫不經心地問。

「加入，我們。」他說。

我抬頭，看到他眼中毫不掩飾的狡黠。

我才意識到，原來這是一個局，我已經全然不覺地陷進去。

原來成為學渣是有原因的，因為我是根本是個徹頭徹尾的智障。

賭·倒

苦苦掙扎只會是徒勞，倒不如省點力氣乖乖就範。
由始至終都是一個局，等着我踩進去。

這場不會是一場真正的賭博，他費時間讓我栽進去，就是志在必得。
他只是想我輸，然後加入得心服口服。
就算我贏了，我也不可能安然離開。

想不到他的城府這麼深，我一直以為他只是個整天瘋瘋癲癲的瘋子。

與其跟他賭，倒不如來一場討價還價。電視也有教，賭錢如同倒錢下海。
「不賭了。」我笑瞇瞇地在他身旁鑽出去，「做個交易怎樣？」
「願聞其詳。」他抱着手臂說。

「我自願加入，兩個條件，第一，硬幣歸我，第二，你要確保我夠時間用，不會有生命危險。」
「哈，想都別想，硬幣可以給你，但我絕不會無了期包養你。」他搖了搖食指。

我伸出手臂：「你看，我連11個小時也沒有。你至少給我點時間應急。」
「你把硬幣賣了，保你盆滿鉢滿。」

「硬幣、一個月時間。」我實在不想把硬幣賣了，它是一塊寶，一塊變得越來越值錢的珍藏。

「你會把硬幣賣出去嗎？」他倚着老師桌上，伸出手臂，漫不經心地問。
「不會。」我走過去把手搭了上去。

50天。

原來他也只有一個半月時間。

拿走一個月實在太無恥了，最後我只拿了二十五天。

「謝謝。」我把袖子拉下來，「不夠的話我再問你拿。」

「放學等我，一起走。」他慢慢地把袖子捲下來，說完後頭也不回地走了。

「好。」

瘋・險

他領我穿梭過幾條小巷，來到一幢殘舊的大廈。

這裏的樓梯很窄，只有兩人身位，甚至沒有扶手也沒有圍牆，牆與梯級之間的空隙很大，足夠讓一人跌下去。

怎麼這麼奇怪。

我凝神小心翼翼地跟上他急促的步伐，他熟練地跨級走上去，也不留神自己的腳步。

我抬頭一看，發現沒有顯示樓層的牌子釘在樓梯口，我根本無從知道自己身在哪層。

我雙腿發軟，氣喘吁吁，他仍健步如飛。

我不想叫停他，讓他看不起自己，只能悄悄地拉着他背包的肩帶，生怕一不留神摔下去。

他終於停下來，轉身面向樓梯間的牆壁，我這才注意到畫滿塗鴉的牆上有一個不顯眼的電箱。

他把鑰匙插入鎖孔，把門趟開，我驚訝地看着他趟開門，這不是一個小小的電箱，而是一間屋子，我跟着他入去，沒有注意到腳下樓梯和屋子之間的空隙，眼看就要摔下去，他一手扯着我書包上的抽帶。

我扶着牆穩下身，剛好摸到了「電箱」和牆之間的空隙，卻沒有感受到意料之中的凹陷，只在手上留下黑暈，原來那只是畫上去掩人耳目。

屋子長方形的間隔很四正，但比起一間屋，更像是一個密閉的長方形，連一扇窗也沒有，也看不到通風設備。

唯一緊閉的房門應該是洗手間，一張長沙發分開了開放式廚房和客廳，客廳裏只有一張靠牆放着的長桌，桌上什麼都沒有。

若不是廚房堆滿了垃圾，這間昏暗的屋子就像荒置了很久，冷清得讓人發慌。

「請坐，要喝點什麼嗎？」他把書包擲在沙發上，又示意我坐下。他打開雪櫃，拿了一枝2升的冷水出來，三兩口便喝了一半。

「不用了，謝謝。」我擺手。

「自己人，不用客氣。」他拋了一盒牛奶給我，「我很餓，煮點吃的。」他癱坐在沙發上吩咐，「四人份量。」

什麼情況？我愣住。加入我們不是指當家庭傭工吧。

「哦，對了。」他咧着嘴，「不用睨着我，人工人工。」

他起來走向我，抓住我的手臂，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給了三天我。

三天，對我們倆來說都不是小數目。

有錢使得鬼推磨，無錢便做推磨鬼，骨氣不能當飯吃。

沉浸在發達的喜悅中，我雙腿不受使喚地朝廚房走去。

「順便把垃圾收拾一下。」他調頭瞥了一眼，「唉，還是我來，你看着。」他抽了一個特大的黑色垃圾袋出來，張臂把所有垃圾掃進袋中束好，走進廁所，打開窗，把袋子拋出窗外，隨便沖洗了手便走了出去。

我伸頭出去看，垃圾袋剛好落在垃圾車裏。

高招，懶人多計。

「快點，餓斃了。」他在我背後催促道，「廚具先洗好再用。」

根本就沒有所謂的廚具，廚房裏只有一個大煲，我隨便刷洗了一次，下了四個麵，加了青菜和雞蛋，蓋上了蓋子。

他連碗也難得找，我們只能就着煲用即棄餐具吃。

「不等我就開餐？」身後的門突然被打開，我嚇了一跳。

「新成員？我叫Alkali。」Alkali笑瞇瞇地向我伸出手，我立刻握上去。

我反了白眼，暗忖什麼人改個名字都要歧視學渣。

接過他遞過來的筷子，Alkali狼吞虎嚥地吃起來。

她看起來很面熟，但我不確定在哪裏見過她。

「怎麼看着我，我很美嗎？」她撥弄了一下頭髮，向我拋了一下媚眼。我無奈地低頭吃麵，她一下敲在我的筷子上，「答我。」她冷冷地說，殺氣騰騰地瞪着我，氣勢逼人，剛才勾人的樣子消失得無影無蹤。

「美。」我剛剛才得到筆橫財，求生欲爆標，連忙敷衍地同意。

「乖。」她笑了起來，放下筷子，陷着我的臉頰，尖銳的指甲戳得我很痛。

瘋子，全部都是瘋子。

忍一時，風平浪靜，退一步，海闊天空。我深呼吸。

不經意瞄到他眼中若有若無的笑意，我撇了撇嘴，沒敢說話。

四個麵被他們倆飛快地消化掉，我回過神來，臉前的煲只剩幾條麵碎。

我無奈地把煲子捧起放在洗碗盤內，轉過頭發現Alkali不懷好意地盯着我。

我警覺地把手伸到背後。

Alkali一步一步地走過來，我就一步一步地向後退。

她突然衝過來，邪笑着把我的手臂大力地抓住扭到背後，我掙扎着向後踢，「救命！」我徬徨無助，大叫着看向他求救，他卻裝聾作啞沒有理會。

玩命・換命

我嚇得連眼淚也飆出來，哭叫着喊救命，乞求他的憐憫，希望他放我一條活路。

他嗤之以鼻，似笑非笑地說：「算了吧，別嚇人家。」

話畢，他搖搖頭，歎了口氣，走了過來：「連一個小女生都打不過。」

什麼小女生？女瘋子、女魔頭、女變態，隨便選一個都更為貼切吧！

Alkali鬆開了我，站在一旁掩着嘴在偷笑。

瘋子！全部都是瘋子！

我愠怒，抓起書包想走。

「懦夫。」他在我背後不熱不冷地說。

我腳步一滯，Alkali就已經早我一步，蹦蹦跳跳地奪門而出，「回頭見！」

「過來吧。」他翹着腳，對愕然的我說。

我心不在焉地走過去，視線卻離不開大門。
誰知道那個瘋子會不會忽然打開門回來？

「她沒惡意。」

哈，一句沒惡意就可以當什麼事都沒發生嗎？

我勉強地點頭，他挽起我的手臂，把手搭在上面，低頭全神貫注地凝視着。
他皺着眉用手指輕柔地磨起上面被Alkali捏出的紅痕，激起我一身抖粟。

變態！

我馬上把手縮回去。

他眼神裏的認真立刻被玩味取而代之，好像一切都只是惡作劇，是我過於敏感反應才會如此大。

他笑了起來注視着的雙眼，仿佛在無言地等待什麼，空氣靜止了許久，我終於敗下陣來把手伸出來。

他在給我時間。一分一秒留進我的倒數器裏，我感受到滾燙的氣息，感受到血液的流動，感受到生機。

我忍不住在眨眼時把雙眼閉上更久來享受細味。

當我睜眼，他只剩三十秒。

「你做什麼！？」我驚慌地把手甩開，卻怎麼也逃脫不開他的桎梏。

我焦急地把手臂翻轉，力氣卻怎麼也不比他大。

「你在想做什麼！？」我大吼着想推開他，他的手紋絲不動，拮制着我的手臂，

「別動。」他冷靜地制止我。

他不是想自殺吧！？他不是想死在我臉前吧！？難道這是什麼自殺俱樂部！？

我屏着氣，緊盯着他臂上的倒數器，3...2...1... 我閉上眼睛不敢看下去。

十二個零

「看看。」他輕聲喚道。

我鼓氣勇氣睜開眼。

000·00·0·00·00·00

12個零。

我不可思議地摸上他的手臂，感受到熱暖的溫度和強烈的脈搏。

黑色的12個零叫人觸目驚心，藍色的13個零讓人嚇個半死。

幸虧我也不是吃素的，很快大膽起來，大力地用手袖擦了擦他的手臂，擦得通紅了又不死心地用指甲摳了幾下，那藍色的13個零依然在他臂上，我驚訝得呆若木雞。

他笑着從我那裏拿回一天，把手縮回去。

我撇了撇嘴，真的很討厭他的笑容，卻又不敢明顯地表露我的厭惡。

他那皮笑肉不笑的笑容虛偽造作，掩飾着眼裏那種自以為高人一等的驕傲，仿佛我在他眼裏只是一隻犯傻的小狗，對着鏡中自己的影象吠叫，舔着主人掌心不存在的食物，愚蠢得令人發笑。

「我不會死，羨慕嗎？」我很快被他的話吸引了注意力，轉移了視線，不再執着於他那惡劣的笑。

「死亡代表十二個零，但十二個零，不代表死亡。」他半靠在沙發上，故作玄妙地說。

我始終不信他不會死，又抓住了他的手光明正大地搶劫，瞠目結舌地看着時間的流動戛然而止，藍色的十三個零重現在我眼前。

我握着他的手查驗了幾遍，他耐着性子讓我看，直到我宣告放棄，留下了一天的時間給他，其他盡數歸我，再把他的手放開。

這不僅僅和那些有錢人一樣長命，而是做到真正的不死之身，長生不老！

我怎麼能不激動！這是當年連秦始皇也拚命追求的長生不老！而這個奇蹟竟然真實地出現在我臉前。

我咽了幾下口水，冷靜下來：「那你豈不是有無限的錢！」

他苦笑了一下，無奈道：「什麼無限的錢，我只不過是能在倒數完畢之後繼續生存，又不是能憑空造錢，你當我造幣機嗎？」

沒關係，就是僅僅有不死之身已經超乎想像了！

「你是怎麼能做到的？」我震撼地驚呼。

他沒有回答，反而帶我進了廁所，我對他剛才毛手毛腳的事還心有餘悸，他把我拉進廁所恐怕也不是什麼好事。

我站得離他遠遠，他笑道：「這裏是我地盤，要對你做什麼不至於淪落到躲在這小廁所裏做吧。」

話畢，他拉開了浴簾，白色的瓷磚上有扇打開的門，「那個alkaline，又忘掉關門。」他喃喃道。

「歡迎你來到，puntuallent bond的基地。」他伸手想扶着我跨過浴缸，我無視他自己來，他毫不在意，誇張地做了個紳士式的歡迎動作。

連改個名字也要歧視學渣！

歃血為盟

這裏故作情調地用油燈照明，比外屋還昏暗，但是設施齊全，也相對整潔，明顯是把外面當做臨時垃圾站，電腦、雪櫃、洗手盤，樣樣不缺，最突兀的反而是角落的神枱，供奉着關二哥。

「為什麼你會選我加入？」我終於道出我心中的疑問。

「你說呢？」他反問我。見我沉默，他自問自答道：「因為你天賦異稟。」

我心中竊喜。

「才怪。」一盆冷水從頭澆下來，我頓時黑了臉。

他眼中戲謔之色不減，說：「因為你太廢了，我肯定你不是監察員。」

我只留意到前一句，臉色更難看了。

「而且你邊緣，做什麼也沒有人會注意，不會引人懷疑。」

我怒目而視，他故作無辜地擺了擺手：「是你問我的，我照實回答。」

指上突然一陣刺痛，我定睛一看才發現不知何時被插上了一支針。

我還未反應過來，他就一箭步走來把針拔掉，擠了一滴血在他手中的碗裏。

「你不是吧。」我沒好氣地板着臉，早就猜到他的意圖了。

看着他從雪櫃拿出幾個小瓶，鮮紅的血液掉在碗內化開。

「你知道這樣做會傳染HIV的吧。」我一驚，連忙說。雖然我書讀得不好，但基本的常識還是有的。

他屈指敲了敲我的額頭，說：「瞧瞧你的小腦袋瓜都在想什麼。」

我被他的語氣噁心到，退後了一步。「愛滋病病毒不能經水或食物傳播的。」

他踏前了一步，湊在我耳邊吹了口氣道：「除非你跟我做……」

我不讓他完成他齷齪的話，毅然推開了他。

「況且我又不是叫你喝掉。」他聳了聳肩。遞來一支筆，「我們這裏是文明社會，誰叫你歃血為盟了

。簽名。」

我接過筆，瞄了瞄標題——non-disclosure agreement 看着密密麻麻的英文內文，加上下款那個punctual water bond，我發晦氣地把筆摔在桌上，破口大罵：「寫個文件都要歧視學渣！叫什麼共價鍵！乾脆叫歧視學渣鍵好了！」

「錯錯錯！不是共價鍵！人家又不是covalent bond，看清楚，是punctual bond！」

他搖了搖食指道。我火冒三丈，他平心靜氣地把筆重新交回我手上，「年青人，凡事好好說，不要激動。」他侷促我。

「要字典嗎？」我仔細地閱讀着文件，除了「the」之外沒有一個字看明白，他卻火上澆油地問。對付這種欠打的人，最好還是保持沉默，不然氣死的還是自己，於是我沒有理會他。

「其實啊，你缺的不是英語閱讀能力，而是腦子。」我轉身看他，他指着腦門說。他果然死心不息，無論如何也要氣死我。

「翻去後頁有中文版本啊！傻子。」他嘲諷。

我揭去後頁一看，他果然沒說謊。

我惱羞成怒，為自己狡辯：「我才不用中文版本！」

我邊說，邊抓着筆簽下了名字。鮮紅色的墨水散發出淡淡的血腥味。

我蹙眉。這人的腦子比我的更有問題吧。

我才剛放下筆，便深感不妙。我居然為了賭氣，胡亂簽下合同！

正當我想把它撕掉，他衝過來搶走合同，沾沾自喜地把它揚在手裏。

接着，他竟然就着神枱上的燭光，把合同燒燬了，口中喃喃自語：「關二哥見證……」

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跪下來，雙手合十，鄭重地對在神枱前叩了個響頭。

「好了！」他站起來，拍了拍褲上的塵。

信任遊戲

「你怎麼把它燒掉了！」我大驚。

「燒掉不好嗎？難道要買個金相框裱起來釘在牆上嗎？」

我無語極了。

他騙我把文件簽了，轉眼又把它燒掉，不是他有問題，難道是我有問題嗎？

他坐在電腦屏幕前，點開了貪食蛇遊戲的版面，右手操控着滑鼠，左手單手用手機打着字。

黑色的小蛇靈活地橫衝直撞，七彩繽紛的螢光點在閃閃發亮，被小蛇碰到的獵物化成一粒粒絢爛的光，我不自覺聚精會神地盯着看，陷入其中不能自拔。

直到他突然在我耳邊打了個響指，我才醒過來。

「厲害吧。貪蛇食催眠法。」他驕傲地說。儘管沒有滑鼠的控制，小蛇依然自如地大蛇之間鑽來鑽去，仿佛擁有自己的意識般。

更奇怪的是，小蛇把大蛇消化掉後，體形並沒有改變。

「Acid駭進去的。」他讀心似的，竟猜出我心中的疑惑。

不是吧。不只有alkali，還有acid!

「來說正事。」他面色凝重地說，「簡單點來說，倒數器歸零和死亡之間有一線之差，如果你在那一剎那獲得時間，系統就會崩潰。如你所知，死亡裝置只是一塊安裝於大腦的計時炸彈晶片，時間一到，就會被引爆。假設這塊晶片失效，即是你不會死。」

「你相信我們嗎？」他正色問，凝視着我的雙眸。

他眼裏似有漩渦，把我扯進去，因着暴怒的急流來到平靜的湖面，涼水包圍着我，沖刷着我的十指，我無力地飄浮於其上，心靜如止水。

我被他爽朗的笑聲拉回現實，我迷糊地看向四圍。

「又做白日夢了？」他惡人先告狀，佯裝生氣地問。

「你最好不要再催眠我了。」我咬牙切齒地說。

「我怎麼捨得？」說完，他咧嘴一笑，想摸我的頭，被我一彎腰避開了。

「信我就過來吧。」他走去電腦旁，我跟過去。

「先跟你說明，這個『小手術』風險不大，但有什麼萬一，自己負責，噢，不，人都死了怎麼負責呢？」他把我的手鎖上讀時機，我害怕，想把手抽出來。

他卻牽上去，柔聲道：「怕什麼，有我在。」

我太緊張了，厭惡的情緒沒辦法出來，竟覺心中一股暖流流過，忍不住回握他的手，他扶着我的臉，讓我看向他。

「這個鎖就是防你這種人。以前就是有個像你一樣的膽小鬼，看到倒數器快變零，竟然把手抽了出來，我們想救也來不及，等等如果你把手抽開了，你必死無疑。幸好現在加了個鎖，你想抽也沒法抽。Acid做的這部讀卡機，會幫你瓦解爆炸裝置，除非突然失靈，否則就是停電，我們也有後備電源接駁着，萬無一失。你死在這部機上，機會比你是頭豬還少。」

「因為你根本就是頭豬。」他笑道。

「我牽着你的手，不是為了非禮你，只是圖個安心，一旦讀卡機真的壞了，就人手輸時間給你。之前我跟你說信任遊戲，這和它沒什麼分別，對吧？」

「在生死之際，只要信，就有望。希望你好好記着。」他俯下身在我耳邊說。

鎖「啪」一聲解開，我聽完他的話，死死地把手臂內側貼在接觸器上，不敢把手移開半寸。

「想一輩子黏在機上嗎？你看看你的倒數器。」他說。

000·00·0·00·00·00
12個零。

「『手術』很順利，『病人』除了沒腦之外，一切正常。」他微笑道，握着我的手渡了一天給我，
「好好守護我們的秘密，就算裝死，也不要讓人看到你活得好好，卻有十二個零。」

疑・擬

「唉。」他嘆了口氣，指了指茶几上的茶壺。

我狗腿地為他倒滿了蓋碗，雙手奉上。

沒辦法，剛剛那場遊戲真是刷新了我的價值觀，他怎樣也算是賜我不死之身的恩人。

他慢條斯理地用碗蓋在茶面上拂了三下，呷了半口，緩緩道：「我們是一批白老鼠，被放到籠子裏做實驗，研究時幣制度究竟可行與否，我們的記憶被篡改過，你和我都不是一個被時幣制度所折磨的中學生，當然，全靠我們punctualent bond的功勞，現在已經脫離苦海了，但其實我們都是在21世紀生活的人。」

「他們改變了我們的記憶，但我可以用催眠術重喚真正的記憶。你願意嗎？」

我點頭，按捺不住好奇心，在他的引領之下到達另一個意識層。

「分開他們！」「放開我！」「別動！」「記住我！」

尖銳的痛突然來襲，聲音戛然而止，我抱着頭滾落在地上。

「醒醒！」朦朧的聲音從遠方傳過來，我置身於虛無中，腦中一片空白。

「睜眼！」我的眼皮被人撐開，我努力集中意識，終於醒過來。

他挫敗地把頭埋進雙掌裏。

「對不起。」他道歉，「我試過催眠alkali和acid都失敗告終，才找你下手，不過依然如此。你沒事吧？」

我搖頭，後腦隱隱作痛。

「那你自己呢？」

「跟你一樣，一無所獲。」

「我最早的記憶是從醫院醒來，醫生說我因車禍而失憶。這個世界很陌生，對於手上的倒數器我全無印象，相反，身上僅有的硬幣讓我倍感熟悉。每次我要付錢的時候，我很自然地想掏出什麼，被人提醒後才記得是用時間付錢。」

「那幾夜，夢裏有人告訴我，我們只是實驗體。一開始，我並不相信這番無稽之談。直到我發現自己懂的技能 and 身份不相符。一次偶然的機會下，我發現我懂得駕車，而且是得心應手那種純熟。我只是個中學生，根本沒可能有駕駛的經驗。」

「另一個疑點，就算我是撞車失憶，那我的家人呢，父母在同次車禍雙亡，那親戚起碼也有一兩個，這麼多年來，一個人也沒有聯繫過我。」

「Acid發現瀏覽器程式中有一個防火牆的暗碼，這個暗碼在網絡上沒有任何資料。我們懷疑它是用來隔絕真實世界和我們的網絡。」

「我們之中沒有人離開過這個時區，或許大閘後面，不是另一個時區，而是真實世界。」

「我越來越相信夢中的聽到的話。夢是通往潛意識的道路，夢境通常真假摻半，因為記憶被壓抑後躲藏在其中。於是，我不斷與別人套話，而acid和alkali他倆正好與我有同樣想法。他們甚至比我更早開始有所懷疑，依他們所說，這裏僅有兩成人是實驗體，其餘全部是監察社會運作的工作人員，要分辨出監察員和實驗體，只要問他們最早的記憶是什麼。監察人員自會說他們童年的回憶，而我們——實驗體，總有一段空白。對了，你不要去套別人的話，不要打草驚蛇。」

「這番話超出我們的認知，我不敢十成十肯定這是事實，但仔細想想，一切蛛絲馬跡都指向這個假定，除了這樣想，我不認為有任何其他合理的解釋。」他攤開了手掌，「你說呢？」

「英雄所見略同。」我說。